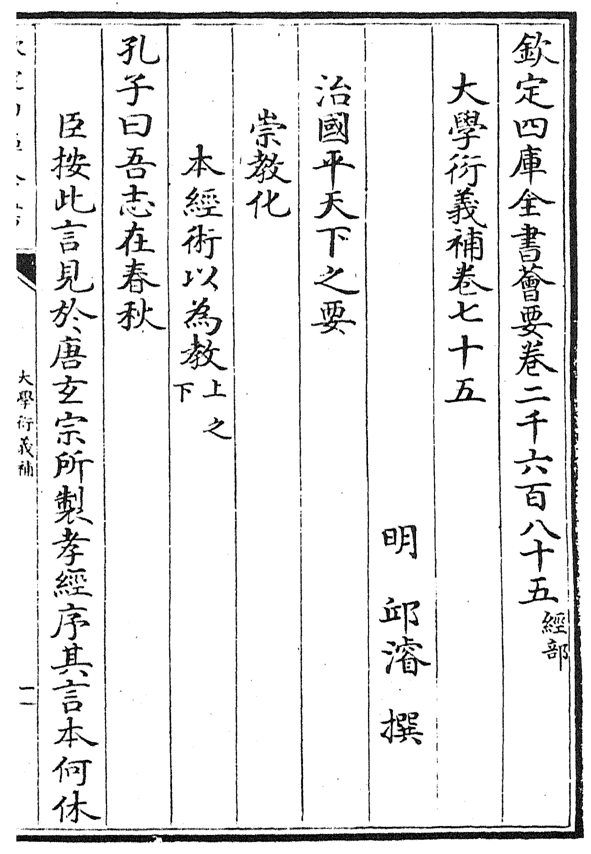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

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

萬世故謂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為一說非聖人志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

志於書法之中而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逃其迹故也

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為悖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

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為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朝會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迹

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為先王盛時諸侯歲朝於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於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

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刑賞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栢舟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

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

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禀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微而顯義顯志記也而晦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章盡而不汙謂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_{去聲}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

義之大宗也

臣按歐陽修曰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隱微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

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

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

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杜預序左傳亦曰優而柔之使自休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

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所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

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録之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

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矣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

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

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

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强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旨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世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

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俻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

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抱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以上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條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

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

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楊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黄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

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榦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然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考於斯書以上

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

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来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専欲用之竊恐時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為持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一按

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賛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

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為之勢又當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政是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亦付之浩歎發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

然則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必正身齊家以為之本則本原其意持循其制參酌其宜以立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之久然後能薫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薫蒸洋溢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竊恐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矣

顾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者

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

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為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時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熹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基

盤相似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叅贊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埀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

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宫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為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為三代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借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

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畀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畀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

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文王周公之遺化固隠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

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為法度以為民立極一代有一代之制蓋至周公思兼三王監視往代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

也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無官（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鄉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懸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

柅君身防絶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

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之者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擁虛器而立於强諸侯之上環而覦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公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吴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

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録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

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

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

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户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

至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衷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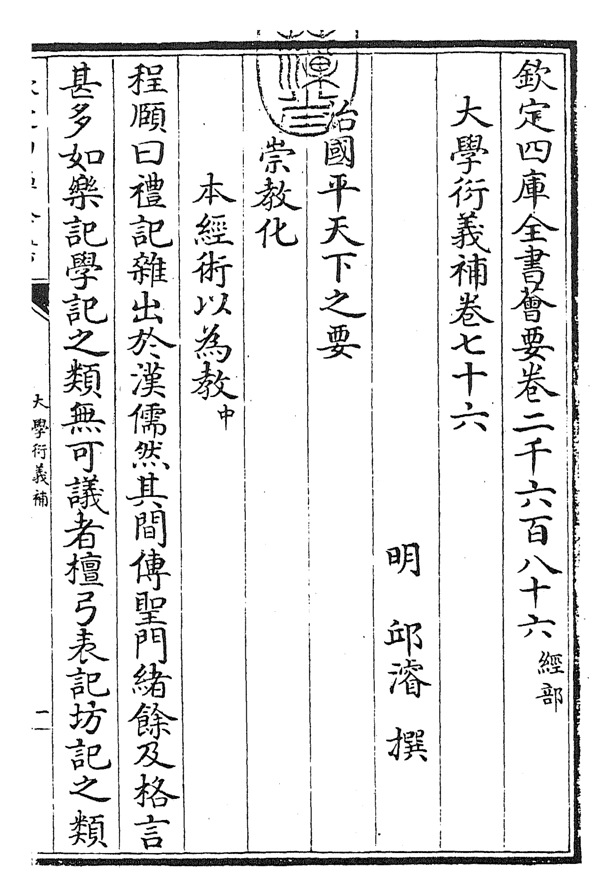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中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

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

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

者致知之要人君為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為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為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為禮不止於一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

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退坐立趣行節目之大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已曰聖人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

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名

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哉
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為異端治
而非禮則為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
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為有紀否則散物有
禮則物為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無禮無禮則
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
克己復禮為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

有仁也為仁由禮為禮由敬則此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頼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為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為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據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子所雅（常也）言詩書執（守也）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説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賦之

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識偏旁開口便談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閒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

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其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為難矣然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則易

下之人奮志以為之則易上無其教下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之良材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

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為先葢口之所諷詠者温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

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温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

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簡潔精深禮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曰其為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

者或煩勞而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經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學書矣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為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已耳訓義

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訓觀人者當以為徵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

以節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觀以為監而不待於廹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

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眞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揚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删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盖亦古經之遺也自宋

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後世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之階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是固非聖賢教學之道亦豈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凡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為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䟽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比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

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夫子説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説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為訓臣竊以為仁之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

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顔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子曰主敬行恕為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寛信敏惠為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

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為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賔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訒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謂禮所謂忠所謂敬所謂恭所謂寛所謂信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可見仁之為仁不止於一德蓋衆理之總名諸德之要道若專以為一德指為一事則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

者人也以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全盡此仁之理也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當以此言為中的

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

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顔子未必與聞顔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来說去合来合去合成一箇大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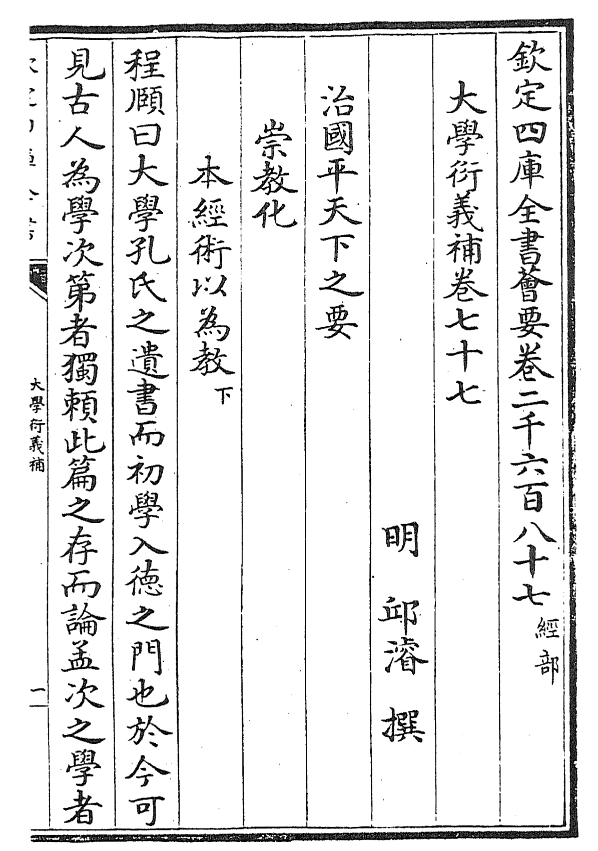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即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

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葢諸聖人一人是一
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為大聖人諸書一書是
一書論語則合衆書以為一書孔子之言明白正
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正之理中庸
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
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髙山泛大海雖是
髙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
也所謂髙山大海謂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

致遠恐泥為學之道所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為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下

程頤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邵中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旨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朱熹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又

為之章句或問

又曰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又曰大學是為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

天下事

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

臣按此二條真德秀所以作大學衍義本諸此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将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問来叅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念得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温尋過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来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

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又曰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

臣按朱熹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於聖門非止一端然

其最大者在大學一書是書在禮記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皆知聖門有全體大用之學為學者不能外此以求聖賢之道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則為伯道用非其用無體故也學而外此則為異端體非其體無用故也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以上大學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陳淳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別有所謂庸只是這中的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

陳櫟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心之用也

臣按朱熹謂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子思作書以是為名以見人之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為準則而其所以為是者皆是日用平常之事也故其為書不徒謂之中而又加以庸焉恐學者以中庸為難行之事使知其中即是庸不庸則非中矣

又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又曰中庸一篇某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

能通其意者

黄幹曰中庸與他書不同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滚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滚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真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髙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篤恭而

後造於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臣按中庸一書雜在禮記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始大明於世葢中之為言始於虞書庸之言則昉於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皆聞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删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

大著矣雖然中之在人雖出於心而人之所以信執之者不過言與行而已故於易之乾文言又著一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嘗以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為徳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門人既載之論語中子思以孔子之孫而親受業於曾子曾子親受其師之口傳面命者也有所受而為此書乃合中庸二字以為其書之名而載其聖祖所嘗語者於第二第三章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也

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為準則不可偏於此亦不可倚於彼不可以不及亦不可以太過平平焉以無險無陂常常焉以不怪不奇教者必於是而受其教以為學者亦必於是治者必於是而奉其治以為生者亦必於是為學者

異乎此則為異端之差為治者異乎此則為伯道之雜先儒謂此為孔門傳授心法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者此也（以上言中庸）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録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没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陳櫟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朱熹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

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拒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
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
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
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為息邪説距詖行之本也排為我
斥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
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
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

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竝言蓋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為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徑乎故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

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熹亦謂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由是觀之聖賢千言萬語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經籍積案盈箱不出乎語孟之所載學者苟能專心致志於此二書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為政學問之功於是乎

至聖賢之事於是乎畢矣

朱熹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該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

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則不得求其後不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邪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

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處静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

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誠以此兩賢之言為法則凡聖賢之所以著書立言與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於為聖為賢者皆可於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於心本之以制行本之以處事本之以為學本之以為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諸己以為實行見諸事

以為實用聖賢地位不難到矣

朱熹又曰論語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大端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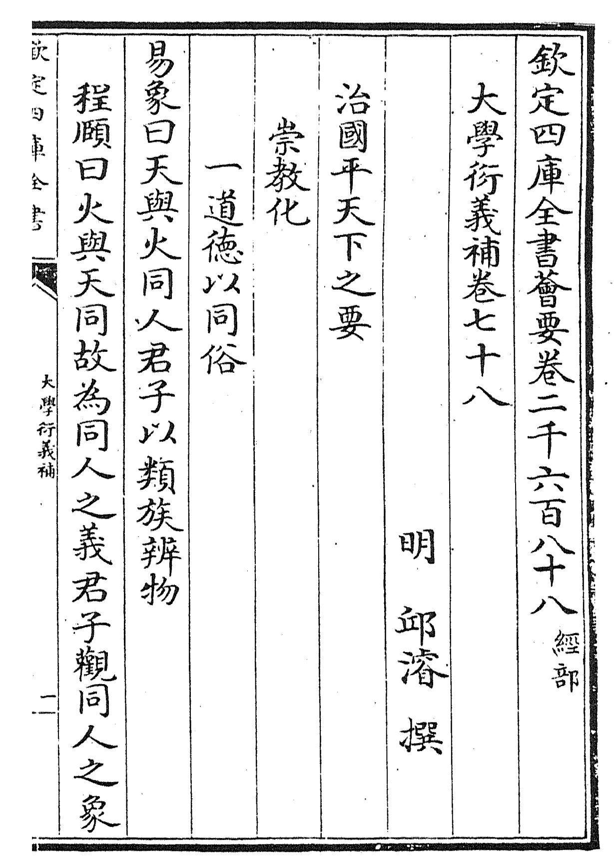
臣按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此數書者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具故學者必先讀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為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真氏謂其為聖學之淵源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書莫切要如大學一書

小學由是而入德大學本是以為教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乎大學一書今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為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為齊治平均之具我祖宗以學校育才以經術造士教之於學校者以此經此書取之於科目者以此經此書蓋將資之以為輔治之具而以是經是書之所載者以敷布乎天下使

斯世斯民皆皡皡乎雍熙泰和之域也然則凡今日所施教而承學者烏可不知其所自哉以上無言四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頤曰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

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上聲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為道為德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

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羣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茍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茍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茍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咸為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

臣按國國自為政家家自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禮義興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據以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輔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

不敢易遵其化而不敢違如此則億兆家如一家

千百國如一國千萬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祥道曰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一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禮刑出於上而行於下諸侯當無事之時而

行來朝之禮則稽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者乎違僭則亟改之質正其刑之用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則亟正之若夫德之為德則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為政教而侯國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茍有異同焉則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則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氏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

方慤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道德而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惟其地之異是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反其習

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者其氣雖異而所禀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反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無彼疆此界之殊是豈別為一種巧妙之法出於其性分之外哉無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復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

者謂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當由其所得者非所當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紛紛不同也聖人在上則設為學校建立師儒本義理以為教條著經書以為教法必則古昔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諄然而播告之倫切切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已同一降衷之理

同一秉彛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習處處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則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上文有曰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六禮冠昬喪祭鄉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吾脩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禱禳追薦髡首絶類者自不為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疏由内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脩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為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

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竒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敢習為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為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咸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頤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

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異端之說者其錮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為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

臣按風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絶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非謂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葢彼

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為彼之人之能也彼竊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往訏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為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擥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羣居而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薦之禮

也彼之追蔿竊吾殯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贗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理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為則不

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為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

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衞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為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政而振其紀綱為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衆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

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説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為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皆自以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

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頴達等譔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玄王肅之徒其說猶存猶有可

見之美自孔頴達集衆家之說為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矣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頴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為務同風

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一道德者茍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萃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為道德

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頴達以考正六經而頴達不足以彖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冗則亦何益之有哉頴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

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户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歧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

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

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

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葢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脩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

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脩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里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

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揺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脩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

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擾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罝而不振英君誼辟有志於扶世教闢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火書廬居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頓然復矣

脩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旣遠莫可考證

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晋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愽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来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頼孔頴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

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
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
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
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
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
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
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
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茍況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

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引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復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盖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

解大意主於立説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鬭勝耳解經而炫奇鬭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説可也乞勑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并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説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説之所

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歳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歴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偹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

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衆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臺之中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為用而底於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

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於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

類舉及凡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寛閑之宇豐其廪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

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其次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

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臣竊以為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為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

立師道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嚮斯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

素著冠於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學校所

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

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為學者不篤虗而翼偽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

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為九重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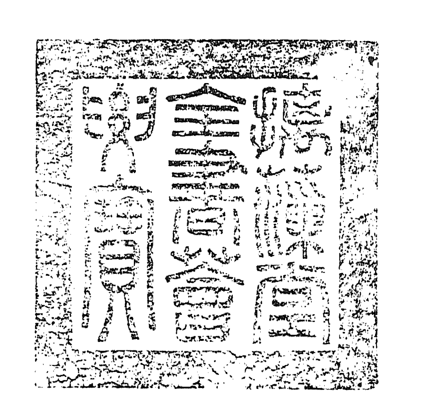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

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正不必抅抅然而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黨既衆則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復三代之舊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